

人文大家 访谈录

Renwen Dajia
Fangtanlu

梅辰 / 著

李泽厚 于光远 滕大春
费孝通 任继愈 张岱年
季羨林 李学勤 何兹全
侯仁之 欧阳中石 江平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K825.1

3

人文大家 访谈录

李泽厚 于光远 滕大春

费孝通 任继愈 张岱年

季羨林 李学勤 何兹全

侯仁之 欧阳中石 江平



梅辰 / 著

SAV 66/04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文大家访谈录 / 梅辰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59-4831-8

I. 人… II. 梅… III. 人文科学-名人-访问记-中国 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9592 号

书 名	人文大家访谈录
作 者	梅 辰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部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苏 晶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 厂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146 千字
印 张	7.5
插 页	1 页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831-8/I · 3788
定 价	16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知识给我们力量，书籍伴我们成长。

本书以人文学界权威学者为访谈对象，通过对话的形式，将他们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、人生感悟以及相关的人文知识介绍给读者。愿它能够带给你知识和力量。

Renwen Dajia
人文大家

Contents

目 录

课虚责有 寂寞求音 / 001

——访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

悠悠岁月 喜“喜”人生 / 025

——访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

继绝存真 传本扬学 / 047

——访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

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/ 073

——访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

以文载道 以书焕采 / 095

——访著名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

困而学之 孜孜以求 / 117

——访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

晚晴在心 扬鞭奋蹄 / 147

——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

千秋功业 万古流芳 / 167

——访著名考古学家、文献学家李学勤先生

追求真理 终生不悔 / 187

——访著名法学家、法学教育家江平先生

* * * *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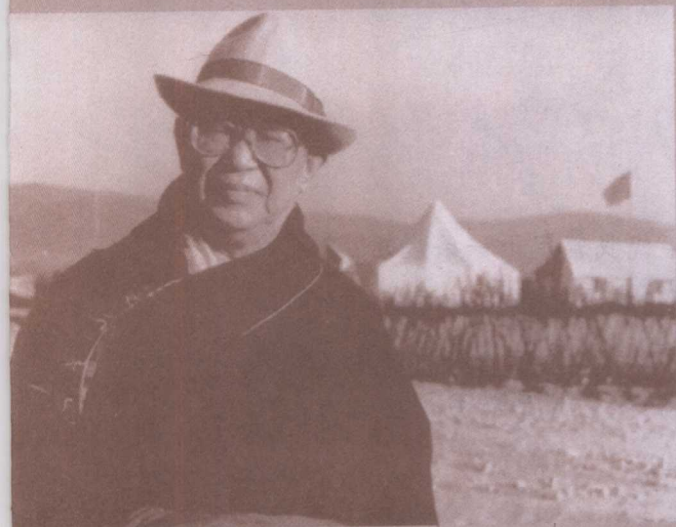
深情费孝通 / 211

缅怀滕大春先生 / 221

“首长”季羨林 / 227

课虚责有 寂寞求音

——访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



李 泽 厚

Li Zehou

“五十年代我曾定下一条规矩：决不为稿费写文章。我不愿意在政治或经济的压力下屈服。五十余年至今我倒一直没有违反。我的收入在国外是教书，在国内是版税。”

李泽厚



李泽厚，我国著名学者、美学家。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在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，初出茅庐的他竟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摆开了擂台，成为“论敌”。他提出“主体性实践哲学”、“心理积淀说”，强调重“人化”的“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”的美学观点，从而声名鹊起，卓成一家。八十年代，他又因著作《美的历程》再度夺人耳目，被誉为“青年导师”、“青年启蒙者”。九十年代他客居美国，教书著说，其中《论语今读》、《世纪新梦》又一次引起人们对时代、文化、艺术的思考与关怀。

李泽厚先生是个颇有个性化的学者。他不喜欢人云亦云、固守成规；他沉默顽固地走自己想走的路，他为此自诩毁誉无动于衷，荣辱在所不计。他的周围时而光芒四射，赞誉滚滚；时而阴云笼罩，“骂”声迭起。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，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。

金秋的北京美不胜收，我在李泽厚先生北京的寓所采访了这位美学大家。

◆母亲很重感情，而看轻名利地位，我这一辈子不想做官，也坚决不做，我想可能与她对我的影响有关系。

梅辰：您曾写道：“谈我走过的路，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。”那我就很想听您讲讲母亲的故事，她怎样抚育你们？

李泽厚：我不想多谈过去的事情，提到母亲我很难过。（不语，低头）（梅：我想她一定给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……）提到母亲我很愧疚，我不孝顺，她去世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她的身边，我不孝顺。（梅：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词？）我那个时候正好是失学又失业……她死在外地……等我赶过去，人已经入土了……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，她是死不瞑目的。

我母亲很重感情，而看轻名利地位，我这一辈子不想做官，也坚决不做，可能与她对我的影响有关系。我清晰地记得当年我父亲做了代理邮政局长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后，父亲很高兴，母亲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与神态。

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父亲死后，家境顿陷困境，靠母亲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我和弟弟二人上学。当时有人对她说，等你儿子长大了，你就可以享福了。母亲回答说：“只问耕耘，不求收获。”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，那情景仿佛仍在眼前……（陷入深深的沉思）

梅辰：她的话使人深感母爱的伟大。

李泽厚：很遗憾她没有享到这“清福”，这是我一辈子的

悲伤。每念及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”时，总不免泫然涕下，很叫人伤感。

梅 辰：您的父亲英文很好，在那个年代他就学了英文？

李泽厚：哦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们这个李家，传到我这里也不过五代。我是长孙的长孙，也就是说我爷爷的爷爷是我们这个李姓的始祖。我们这个李姓是御赐的，本来姓王……前几年有个人跟我联系说李家排辈的事，我说你那个李跟我这个李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始祖之时，家道殷盛，到我爷爷的时候虽不比从前，但也还是富裕人家，所以父亲当然读了书。父亲那时候在邮局工作，是高级职员。那时最好的工作，一是银行金饭碗，二是邮局银饭碗，待遇都很高。父亲的收入每月有二百多块，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好。我很早就吃过巧克力、烧烤等食物，而且在家里很受宠爱。记得抗战中，有次随全家从湖南调江西，坐的是带篷的卡车（运一些行李），前面司机旁边那个位置永远都要么是我父亲，要么是我祖母，可我总是坐在前面，他（她）们抱着我。我母亲和弟弟就从来没有这个待遇，从没坐过前面。但父亲去世后，家境一落千丈，因为父亲从不攒钱，没有什么积蓄，他死时年仅三十八岁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人的日子就过得艰难……

梅 辰：您多次提到孤独的、感伤的少年时代，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压抑与伤痛。为什么说它是孤独的、感伤的？

李泽厚：因为感受到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比如，过春节，同住在一所大屋的亲戚们大鱼大肉，鸡肥鸭瘦，热闹非常；我

们一家母子三人肉片豆腐，蛋羹一碗，冷冷清清。

梅辰：其实很多人在童年、少年时期都有过这种缺吃少穿、饥寒交迫的经历，好像并不像您这么感伤。

李泽厚：如果家境一直很贫困，倒不一定会有这么深的印象；如果由大富而一贫如洗，可能也不会有（这样深的记忆）；所以鲁迅先生讲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”。我就是这样，不是由大富而是由小康人家一下子坠入困顿（但也不是陷入赤贫），我更深感触的与其说是残酷，不如说是虚伪，人情冷暖中的虚伪，所以我最恨虚伪。

梅辰：我觉得还是与您的性格有关。我感觉您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，“听鹧鸪声、望水中碎月都会有凄怆感，甚至十一二岁的时候还产生过精神危机，惶惑不已”。这都与众不同，有点过。

李泽厚：可能是和性格有关吧？哦，你是什么血型？我是A型，血型么只能供参考，有一定关系，但它绝不是惟一的甚或是主要的。A型血的人似乎又可分好些不同的类型。我觉得自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：性急，不能排队，失败和挫折感强，不爱也不善与人交往，自我为中心等等。我太太也是A型血，她就跟我非常不同，当然也有相同的一面。我儿子可说是double A，跟我也一样。我的人际关系一直不怎么样。你看我回国已二十多天了，至今很少给人打电话。经常被人误认为傲慢，其实乃天性如此。我非常欣赏A. Mion和D. Jessel写的一本书《Brain Sex》（有中译本《脑内乾坤》），大讲男女性

格和能力的天生差异，这本书出版时可能是女权主义高潮期，作者真是逆潮流而动，很不简单。但我觉得有道理，而且与常识、经验吻合，虽不完全对。故借此机会向读者介绍，虽然它不是讲血型而是讲男女差异的。总之，先天对人有重要影响，不应忽视。这正与我强调注重个性潜力有关。当然，后天关系也极大，例如父亲家教很严，吃饭时祖母未上桌坐下，未动筷子，我们便不能动筷子吃，所以从小便习惯于克制自己。这些可能都是造成性格抑郁的原因。

梅 辰：您的这些感伤与伤痛，甚至是压抑，是不是与“爱上了自己的表姐，她倔强、冰冷而美丽”，您却长期不能表白有很大的关系。或者说它是您少年时期忧伤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李泽厚：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。（又沉思不语）

梅 辰：似乎您至今对那份没有果实的情爱仍难以忘怀？是因为少年纯情，还是后所不及？

李泽厚：不说，以后永远不再说。（梅：您嘴上不说，可是在您的书里，凡是“杜鹃花里觅童年”的文章每每都会提到她，她现在在哪里？）她人就在北京……我想见她一面，这么多年了，她就是不见。（梅：真是咫尺天涯！却让有“情”人断肠。）以后文章里也不会再提到她。

梅 辰：这个不完美的青少年时代，对您后来从事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？

李泽厚：这很难说，可能没什么影响。我常讲，生命、生活和人都充满着许多偶然性，经常一个偶然的机遇，便可以影

响、制约、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。虽然命运是由自己去创造，但如何创造、结果如何，都并不是先天、后天的某个或某种因素所能决定的。

至于我为什么会对哲学、美学有这么大的兴趣，大概也与自己的个性、气质、经历等有关吧，也不一定。

■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，使李泽厚声名鹤起，他提出“主体性实践哲学”、“实践观点美学”，强调重“人化”的“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”的美学观点，从而卓成一家。

梅 辰：1949年您在已经有了乡村小学教师的工作之后，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。在经历了失学失业后，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而且放弃了这份工作就意味着生活上又要捉襟见肘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再上大学呢？

李泽厚：穷不在乎，就是想上大学。因为家里没钱，我当时（1945年）虽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（湖南省立一中，朱镕基的母校）却不能入学，（而是）上了学费、杂费，连膳食费都不收的省立第一师范，即毛泽东的母校。那时师范毕业不发文凭，必须两年后才发。即要求担任小学教师至少二年，但工作得自己找，我没找到（当时人们怀疑我是共产党，那时我思想相当左）。但我在师范读书时便决心考大学，学校没英语课，我就自己学。还想造假文凭去考。

梅辰：五十年代美学问题论战使您成了名，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？

李泽厚：那是因为批判朱光潜先生，当时朱先生自己和许多人都写了不少文章，因为我本来就对哲学、艺术史、文学、心理学有兴趣，刚入大学时读了好些美学书。记得一年级时还和同学们自发地讨论过美学，并逐渐积累了一些想法，于是我也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主要是提出了自己正面的看法。我当时觉得要真批判，就必须有正面的主张。我觉得揭别人的错误并不难，更重要的是应该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新意见新看法，这些看法现在看来我认为基本还是正确的。在参加美学讨论之前，我已经发了好几篇文章，当时中国的文、史、哲领域全国一共只有三四个学术刊物，大都是一些大教授们才有机会在上面发表文章，我居然也发了文章。当时我只是“实习研究员”（相当于大学的助教），好些人非常惊奇。当时北大有个朋友告诉我，邓广铭教授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著名学者）看了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上我写的关于古代抒情诗的文章时，问好些人：“这个人是哪里的？”给我印象极深。1987年我去新加坡，当时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林徐典介绍我时还说及这篇文章。我当时脸红了，因为文章实在太幼稚。但也可见，那时我的文章影响还蛮大的。五十年代我就收到过称我为教授的外国学者的来信。

所以1956年遇上美学大讨论，我就很自然地参加进去了……（梅：然后就一举成名了。）所谓“成名”对我并没有带来好处，既没有提薪提级，也没有分配住房，还是挤在三人共

住一室的集体宿舍里，而且使人侧目而视，心里并不舒服。

梅 辰：还记得您最初成名时的感受吗？

李泽厚：我这个人不大爱张扬。我刚说过，我是 A 型血，失败感很强，成功感少，自我感觉并不太良好。我发表文章不大和人说，包括当时（五十年代）东德、苏联或翻译或提及我的文章，单位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苏联的汉学家头头齐赫文斯基著作中提及了我，还给我寄来了书，他们也都不知道。这样，“文革”时就没有人“揭发”，我没有因这些事挨批，你看多好。不然说你与“苏修”有来往勾结，那还了得。

梅 辰：那时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了？

李泽厚：啊，那个时候我很富裕，我记得很清楚，1956 年冬我在《哲学研究》、《历史研究》各发了一篇长文，一共拿到一千块钱。（梅：五十年代的一千块钱，比八十年代的万元户还厉害吧！）确实一千元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字，而且我还是单身。（梅：钻石王老五。）

梅 辰：美学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与他的工作、生活有多大的关系？

李泽厚：美学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。本来原意“Aesthica”是感觉学的意思。日本人翻译成美学后被中国人接受过来，我以为用在中国是合适的。中国人讲的美学范围，包括我自己，它比西方美学范围要广得多，是广义的美学，它不止于感受愉快，还可以包括人的精神境界、“禅说”、“天乐”等等，其中甚至可以包括某些神秘经验。如某种“天人合一”的感觉体认。因此在理论层次上它的地位就很高，不仅仅是

感觉学的问题了，这是从学术方面来看。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，它也是比较广泛的。比如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，持续了很久的美学热，热到那个程度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。那个时候很多理工院校都开了美学课，工厂也请人去讲美学等等，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年社会苏醒的象征。十年“文革”时期，报刊中“美”字不能出现，讲“美”就是资产阶级。“文革”后，喇叭裤、披肩发到底美不美？买家具什物到底哪种好看，哪种不好看？人们在满足了温饱之后，就有了精神上的追求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人们很想知道。当时的美学热是有它的社会根源的。一方面人们（例如文艺界）从以前教条的、极左的禁锢中冲脱出来，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发展使人们更注重生活的美的方面。在中国美学与人们息息相关，并不是空谈或学院争论而已。

为什么会有持续几年的美学热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，可惜至今没人作。这题目比当今许多美学博士论文题有价值有意义得多。

梅 辰：《美的历程》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，您当时被誉为青年导师，这事您知道吗？当时写的时候想到过会如此受欢迎吗？

李泽厚：写的时候觉得这本书有意义。因为每章每节在当时都是特意“标新立异”，是会有影响的，它与一直流行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、看法、思想完全不同。包括写法，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将文学、艺术、历史这样“杂凑一锅”煮的。可以再提一句的是，现在看来那本书里似乎是常识